



中国儿童传统游戏

ZHONGGUO ERTONG CHUANTONG YOUXI

卢有泉 卢世楠 / 著
孟庆媛 / 图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孟庆媛 ◇ 图
卢有泉

孟庆媛 ◇ 图
卢世楠 ◇ 著

中国儿童传统游戏

ZHONGGUO ERTONG CHUANTONG YOUX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儿童传统游戏/卢有泉,卢世楠主编.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 8
ISBN 978 - 7 - 5440 - 5907 - 7

I. ①儿… II. ①卢… ②卢… III. ①儿童 - 游戏 - 介绍 - 中国
IV. ①G8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9393 号

中国儿童传统游戏

责任编辑 王瑞瑾
复 审 邓吉忠
终 审 刘立平
装帧设计 薛 菲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 7 号 电话:0351 - 4035711 4729801 邮编:030002)
印 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40 - 5907 - 7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351 - 4120948



第一辑

二月东风吹纸鸢

弹杏核儿	003
放鞭炮	007
转黄河灯摸老杆	011
踩高跷	015
放风筝	019
抖空竹	023
捞金鱼与转板凳	026
踏青	029
跳绳	033
踢毽子	036
荡秋千	040
弹珠	043
滚铁环	047
拔河	050
木头人	053



第二辑

夏日炎炎好嬉水

吹肥皂泡	059
吹莜麦哨	062
翻鞋鞋	065
养麻雀	068
捉蚂蚱与斗蚂蚱	071
捏鱼灶与摔泥娃娃	074
乞巧	077
游泳	082
老鹰抓小鸡	086
骑竹马	090
玩小木车	093
东西南北	096
找替死鬼	099
猫吃鼠与蛇蜕皮	102

第三辑

落叶飞飞斗草忙

斗蟋蟀	109
斗草	114
草编	118
打尜与打腿	122
穿杨树叶	126
青石板	129
叠罗汉	131
驾马马	134
下软腰与翻跟头	137
推平车	141
捉迷藏	144
摸瞎瞎	147
摔跤	150
拍洋片	154
扇元宝	157



第四辑

十月寒风飞瓦石

踢石球与打石蛋	163
打弹弓	167
穿陀螺	170
打岗	173
跑马城	177
跳房房	180
跳皮筋	183
打沙包	186
斗拐	189
打猪	192
玩打仗	195
射箭	198
抽冰猴	201
滑冰车	205
垒雪人 打雪仗	209

第五辑

村童闹学迷土棋

狼吃羊	215
成三	218
憋茅坑	221
下军棋	224
垒积木	227
对对子	230
成语接龙与顶真续麻	233
猜谜语	236
说绕口令	239
九连环	242
七巧板	245
折纸	248
剪贴画	251
万花筒	254
拨浪鼓	257



第六辑

手中自有千般戏

过家家	263
婆媳妇坐花轿	267
点羊坑儿	270
抓石子	273
翻羊骨节	276
丢沙包·丢手绢	280
击鼓传花	283
掰手腕	286
打手背与捉中中	289
击掌与掰手指	292
翻架架	295
拉大锯	298
看西洋镜	301
钱戏	304

附录：中国儿童 传统游戏与文化传播	308
参考文献	332
后记	335



第一辑

二月春风吹纸鸢





【弹杏核儿】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生活在晋北农村的孩子们来说，一年四季难得见到新鲜水果，杏儿算是难得的享受。那时，几乎家家户户的院里都栽着杏树，有的生产队里还有果园园子，栽的也多是杏树、李树。每年农历六月，杏树上就挂满了酸毛杏。虽说杏肉又酸又涩，吃起来少有果肉的香味，但对于饥饿的孩子们来说，那真是难得的佳肴了。所以，每年暑假，孩子们的一项主要“功课”就是偷食人家的酸毛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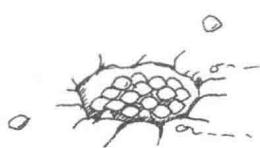
那个年代，农村还没有通电，农家皆以小煤油灯照明，为节省煤油，家家天黑便熄灯就寝。万籁俱寂的山村，正是孩子们偷杏的好时光，他们三五聚，偷偷摸进人家的院子。谁家的杏树结果多，谁家的杏个儿大，这都是白天侦察好的。有备而来，自



然收获不菲。树下的放哨，树上的摘果，顷刻间便满载而归。有时，主人早有防备，听着孩子们进了院先不吭声，单等上了树便大喝一声，冲出家门。遇有此事，树下放哨的孩子不顾一切，逾墙而遁。树上的孩子可就惨了，抱着树干不敢动弹，正好被主人逮住。实际上对孩子们来说，这完全是虚惊一场。主人看似凶狠得很，但都是乡里乡亲的，决不会为难孩子们，更不会动粗，最多批评几句。如遇同宗小辈，还要安慰一番，临走还让把摘下的杏儿全部带走。不过，如果贸然闯入了生产队的果园，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按当时的政策，凡把手伸向集体财产者都是罪犯，懵懂小孩也莫能例外。若逮着偷杏的，不管大人小孩，一律严惩不贷。但孩子们看着满园的累累果实，实在眼馋，便不顾民兵荷枪实弹的看守，常常于暗夜冒险。有一次，我们几个玩伴看准了果园围墙的一处缺口，便趁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偷溜了进去。但还未及上树，就被巡逻的民兵发现了，立时喊声四起，还间杂着哗啦哗啦的拉枪栓声，惊恐的我们没命地逃跑，只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现在想来，民兵那也是瞎咋呼，手里有枪无弹。但当时我们并不这样认为，生怕被人家当成挖集体墙角的小革命给就地镇压了。

当年的我们为什么会冒险偷那些酸涩的杏儿呢？除了杏肉填肚子外，还有一种诱惑就是取其核玩弹杏核儿的游戏。

弹杏核儿是一种群体游戏。几个孩子凑在一起，每人一大把杏核儿，房前屋后、田间校园，随便找一块平地就可以玩。先在地上挖一个小坑，每人往坑里放相同数量的杏核儿（具体数量由玩伴们商定），然后在距小坑两到三米之间画一条横线。伙伴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枚大桃核儿，站在横线外依次往小坑里扔，谁的





先落进去谁就是第一，未落进去的以距小坑距离的远近为序，越近排序越靠前。接着，孩子们按序用大桃核儿猛砸坑里的杏核儿，砸出者即归自己所有。若用力太小，将大桃核儿也留在了坑里，下一轮砸时就得用备用桃核儿。所以，每位玩者不仅要有大把大把的杏核儿，还要准备若干枚大桃核儿。有时几场游戏下来，技艺不高者往往连杏核儿、桃核儿一起输得精光。

还有一种玩法，玩伴们先拿出相同数量的杏核儿放在一起，算作一种筹码。然后在地上画一个边长一尺左右的正方形，并用对角线分成四等分，分别标明“1”“2”“3”“4”，然后在正方形某一边的前面画一条弧线，从弧线的两端再向前画两条长长的线，如昆虫的两条须。画好后，孩子们各拿出一枚杏核儿轮流放在弧线上使劲往前弹，由远到近决定名次，谁弹得最远谁就是第一名。决出名次后，再依序分三次往正方形里回弹，落到第几等分就赢几枚杏核儿。弹的过程中若弹不进去就无法赢子，若杏核儿出了须线也算犯规，取消本轮游戏资格。

因杏核儿有如此多的妙用，孩子们自然视之若珍宝，偷杏也就有了更多可原之情，根本算不上少年恶行。谁让当时物质匮乏，小小杏核儿也成了值得炫耀的财富呢？

时过境迁，有一天我到汾河景区晨练，偶然发现了一片不小的杏林，半熟不熟的杏儿挂满了枝头。我顺手摘下一枚放在嘴里品尝，虽说稍稍酸了一点，但比之我们从前偷人家的酸毛杏，不知要味美多少倍。我带回几枚让孩子见识，他竟一脸茫然：那东西怎么能吃？至于弹杏核儿之戏，更是不知为何物了。



【放鞭炮】

对孩子们来说，一年四季最期盼的日子莫过于春节了。一进腊月，孩子们就开始扳着手指头数念了：今天离过年还剩几天，再过几天就是大年了……除夕那天，孩子们早早起来，家庭条件好的要换上新衣新帽，家庭条件差的，也一改平日的破衣烂衫，穿上刚拆洗过的旧衣。他们三五结伴，或到同伴家看新年画，或看人家贴春联、垒旺火，高高兴兴地满村戏耍、闲逛，谓之“跑大年”。当时孩子们中还流行着一首非常有趣的童谣：“过大年，响大炮，爷爷戴着红缨帽，奶奶梳着转络络（旧时老年妇女的一种发型）；孩子要核桃，老婆要罩绢，气得爹爹刺啦刺啦撕猫道（过去农村家家养猫，为了猫的进出方便，在窗上或门下开一小洞并悬挂布帘，称之为猫道）。”童谣的大部分内容已属遥远的历史，恐怕多数孩子不甚了了，而春节“响大炮”（即放鞭炮）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玩戏。

那时，虽然农村生活艰难，但家家户户都会或多或少买些鞭炮。按老年人的说法，借声声响炮震掉一年来的晦气，好让新的一年有吃有穿，事事遂愿。不过，像母子炮、电光雷、射天雷、魔术弹之类的高档品种，却远非农村人能消费得起，只有几分钱一个的二踢脚和几毛钱一板子的小鞭炮才最受农家欢迎。而作为节日里的一项重要游戏活动，孩子们也都拥有几板子一二百响的小鞭炮，每天出门装上一大把，嘴里叼支廉价烟，边玩边放。这对当时的农村孩子来说，那真是件非常荣耀的事。有时，几个好





伙伴聚在一起，比谁的鞭炮多、谁的鞭炮声音响亮，多者常被同伴怂恿着整板子连放，噼里啪啦一阵子，好不痛快，但过后往往后悔不已，因为一次性燃放完，再向家里伸手要就很难了，说不定一个正月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小朋友每天放鞭炮了。当然，除非家境好、手头鞭炮充裕者，多数孩子是不会轻易上钩的。他们深知家庭的重负和生活的艰辛，对自己手中的鞭炮十分珍惜，惯于细水长流，慢慢玩味。故而，从除夕直到正月尽，静寂的山村每天都能听到一声声清脆的炸响。过了二月二，农村人才算真正过完了年，鞭炮声停了，山村又恢复了年复一年的宁静。孩子们也从节日忘情的游戏中回归到生活的常态。日子虽然同样艰辛，但毕竟人生的日历又翻过了新的一页，或许今年好于往年，能吃饱肚子吧。

放鞭炮习俗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关于这一习俗的源起，民间有这样一种传说：上古之时，有一种凶恶的怪兽叫“年”，每隔三百六十五天就要出来伤害人，但这种怪兽怕火、怕响声、怕红色，于是，人们每到这天都要燃放爆竹、贴春联、垒旺火。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引《神异经》云：“西方山中有人焉，其长尺余，一足，性不畏人，犯之则令人寒热，名曰山臊。以竹著火中，焯焯有声，而山臊惊惮。”所以，民间一直认为燃放爆竹可驱邪消灾、人畜兴旺。南北朝时，所燃爆竹实际就是竹筒：筒内空气受热爆裂发出响亮的声音。唐代张说《守岁》：“桃枝堪辟恶，竹爆好惊眠。”但唐人已将硝石装入竹筒，声音更响亮，并发明了“烟花”。到宋代，爆竹制作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即以纸裹火药燃放，称之为“爆仗”，威力远胜于竹筒。那时的烟火常在节日里燃放。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谓：



“忽作一声如霹雳，谓之‘爆仗’，则蛮牌者引退，烟火大起。”周密《武林旧事》亦谓：“宫漏既深，始宣放烟火百余架，于是乐声四起，烛影纵横，而驾始还矣。”明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二回中描写了元宵夜西门大官人府前燃放烟火，其场面之热闹壮观，烟火花样品种之繁多，说明明清时，爆竹烟花生产工艺已如今日，且燃放爆竹烟花已成为年节、喜庆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项目。